書隱叢說

書隱叢說序

說部之書昉於宋臨川王世說新語後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繼之而宋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書林韻海諸書部居類居尤稱一代大觀然自北宋以後香有譜花有紀侍女小名有錄葉子格戲有書皆瑣屑不足道所謂不賢者識小未必若是戔戔也其後家自爲書莫能臚舉惟南宋容齋隨筆有關實用至我　朝顧寧人日知錄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而一一斷之於心稱爲明體達用非說鈴巵言可比自後嗣音者或寡寥焉吳江友人袁子漫

恬生平以讀書爲業無他嗜好坐鋤經樓中風晨雨夕凡所披覽中有心得偶開一疑偶尋一間輙反覆推詳必窮源溯本辨舛正譌以歸於至當其前人已言者汰之其始以爲是而後以爲非者改之隨時劄記筆之於牘共二十卷名書隱叢說未敢謂與日知錄一書並可以坐言起行然以視夫徒慕著書之名而或浮游而不根勦說而鮮當者其相懸不可以道里計矣憶辛亥壬子歲予嘗預脩浙江通志時浙中名流咸集所采取者多得之說部如桯史金栙粹編夢溪筆談漁樵閒話四朝聞見錄之類每能背誦枚

舉以誇多聞于時心艷之然諸公熟于説部而漫恬能以讀書所得自成叢書以折中于一是所謂大雅扶輪足當通儒之目者非漫恬其誰屬也耶書隱其齋名也漫恬不遇于時惟矻矻于故紙堆中以儕于蠧書之脈望讀其書者亦可以悲其志已

乾隆戊辰冬十月望日長洲沈德潛題於澄懷園中

書隱叢說序

吾鄉有柳南王東溆于詩文務記覽淡於進取居濱海入城相見必諮叩日來所覲書新得幾何辨論幾何採摘幾何東溆輙臚舉數十條予僅能酬以一二心愧之然私喜彼勞而求我逸而獲故去即盼其來冀有以餉我也今年余客同川去舍館百餘步得袁君漫恬其淡仕進専務記覽爲詩章勤于採集宛如東溆年齒較少襟情開朗與會蕭疎出所著書隱叢說亦柳南隨筆之流亞也噫余少不如人況今已老飢虛之腹惟仰給於良朋方悵與東溆會面稀誰復

肯䋰餙遺者不意南阡北陌之近適有人焉多藏善賈一見欣然不惜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其亦足以飫我老饕矣歸而過詑東漵余左挹浮邱袖又右拍洪崖肩也東漵以為何如哉乾隆己巳年立夏日琴川陳祖范拜稿

書隱叢說叙

僕羈寓松陵初讀漫恬之詩深服其工而未識其人也既而見訪于蕭寺中解后接膝博雅多聞粹然讀書人也一日過書隱樓漫恬因出其所著書隱叢說一編相質其微材也富其考核也精其論斷也有識而允當殆異乎洞冥搜神之荒渺不經以及劍俠狎邪之浮誕艷異者矣於是而益信漫恬之為真讀書人也嗟乎士子束髮受書汨沒于帖括中經史子集庋之高閣或有志讀書而家鮮藏本購借綦難或飢驅奔走坐席不溫或策名仕籍鞅掌風塵以致沒世

而無聞者多矣漫恬家儲萬卷著作等身老而好學如表伯業藏之名山立言不朽可不謂厚幸者耶僕謭陋無似學殖荒落訂交漫恬快讀是編既自憙又重自媿也爰識數語以貽之漫恬其相視而一笑乎

歲在重光協洽祓禊之辰淮南同學弟阮學濬書於華嚴僧舍

書隱叢說敘

考前史藝文志凡分類之劉記概名曰說部其稱名也小矣惟其稱名小故有事于此者類出之游戲以爲無聊遣興之資非鑿空駕虛喜新好怪即勦襲陳說摭拾無稽若稗販若傳奇而卒無一言之當于道嘵乎以有用之心思費無用之筆札何其可已而不已也善乎表子漫恬書隱叢說一編有以掃自來作者之弊也其自序深斥夫爲偏爲詭爲纖爲腐之失而獨以容齋五筆亭林日知錄爲準余披而讀之知其稱名小而取義大矣表子博學士也上下千古卓

然出獨見為折衷譎者訂之疑者釋之大謬不然者闢之則更於反覆馳騁之中寓謹嚴鄭重之旨凡係倫常而關性命者兢兢乎擇精語詳而不敢以輕心掉余以此知袁子又篤行士也然則叢說一編可以翼經可以續史亦可以備邑乘而乘家訓區區說部云乎哉憶余之來同里三年與君家小阮貧中所日夕討論者大率如楊子所云雕蟲技耳博學篤行如慢恬居不越咫尺而一歲中不過十數晤竟未獲時時上下其議論乃今始得見此編又將匆匆作遠行為絕可悵也抑聞朱子訪鵞湖而講義利章東萊過

寒泉精舍而輯近思錄千秋之下猶令人心儀而神往他日歸更乞其等身之著述俾與校讎以一快賞奇析疑之願漫恬其倘許我乎

乾隆九年四月江陰同學弟蔡寅斗拜手書

書隱叢說自叙

甚矣著述之難也六經而下自周秦漢魏以來諸子代興百家並作大約不失之於偏頗即失之於奇詭不失之於纖末即失之於膚陋談理者往往以私智穿鑿爲能不則勦說雷同耳記事者往往以荒誕眩人爲事不則街談巷議耳所以偏者失其中詭者失其正纖者失其大膚者遺其精也余束髮受書夙稟過庭家訓從事舉業外即軼志於詩古文辭中年以往家庭雍穆世累漸捐安於義命閉門潛志肆力於經史子集披誦之下煙雲滿室過耳生風春草一庭

陳根欲活不覺格格乎其欲吐也汩汩乎其將來也
仰思天道之遥醯雞井蛙紛紛聚訟俯觀人事之蘇
蠅頭蝸角不辯原流奮思矯一時之習俗振一世之
聾瞶成辯惑論數卷世人有大惑者則大辯之有小
惑者則小辯之而未暇成也先撮其胸中所欲吐之
衷明目張膽迅筆而書之以當揮塵一夕之話不敢
偏而僻也所以定一世之趨也不敢膚而塵也所以
醒一世之目也不敢荒而惑也所以羅一時之軼也
或則纖而麗也所以弛一時之張也其議論考据辯
駁援引總期解世之惑而已近日說部書益出而歸

於正大者絶少我蘇顧亭林先生日知録頗爲中正之論容齋五筆差爲先聲余之爲是也畧祖容齋五筆亭林日知之意書其欲言者以垂示子孫不敢問世也其不言者非不能言即不欲言者也書隱者所居之樓名亦以自號也叢説者隨筆所書無倫序之言也

乾隆九年甲子莫春書隱樓主人漫恬袁棟自序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一

今不古若　民蠹　納民軌物
齊之逐夫　詩文境界　誣告反坐
稗官有本　材質不同　韓菼狀元
丈人泰山半子布代　少累潛心　地理論辨
受命于天　趨吉避凶　天命不假
楊玢達識　佛語合儒　風月三昆
說郛　不作佛事　屏絕祈禱
深山焚脩　淫祠　千家詩
豐縣石龍　體物不遺　精氣爲物
一氣感通　生死聚散　伯有爲厲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三

江南解額　演弄木偶　燕窩
政在養民　彌縫閒隙　寺尼有識
仁至義盡　不當謀利　天下太平
誤入天台　刺客　五經中式
明時五經　宋時五經　兼通五經
作詩　風之爲象　虞初志
文王陰行善　後世變更　士事通用
史百户嗜酒　信道不篤　天師牧馬
郭象註語　改早朝詩　饑渴甘飲食
一邑兩魁　玉篇廣韻　河源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四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五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六

不爲境困 范增龔勝 容容多厚福

行仁用智 鴈帛鰐魚 肺病遇醫

病中聲息 赤白石 琴操語

心之神明 夏草冬蟲 陸仲和

理直氣壯 仁不徒行 工穩爲貴

牡丹亭本 木棉 盡人謀通下情

謝絕世事 早年人事具備 性命

性以生心 栢人彭亡 魚尾鵰吻

長松愈風 天理撐持 宿秀二音

治生爲急 薛瓚 三宥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七

不貴多言 河間好儒術 唐詩熟用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后爲君稱 男女名互相似

西洋畫 傳寫之訛 議論行文

戰國幸姬 僞舉人僞摘印僞抄沒 對句

異相 文法變換 治盜之法

史記世次不可盡信 異世同符 南門星天孫星

便於卜筮 霹靂生全 廣東地濕

利令智昏 道士合丹 烏敎鵲聲

先求生路 量入爲出寬而有禮 銅雀硯

雅琴不當入俗調 高人一等 筭數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八

扁鵲列傳　河套不可棄　公孫敖
讀書獨出真意　三字名姓　文券手摹
渾脫舞名　天公地公人公　尹焞對君
黔首　易理會通　壽筭之多
提要鈎玄　議論當公平　族姓譜牒
同能不如獨勝　用情不失性　荆州記語似水經注
不可以女限　三恪　九州
院本脚色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九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

驚蟄雨水　九世之仇　謝逸論河

坤輿圖說　三江　同里

不信陰陽　不善學祖　定身呪

苦亂苦貧　口過當戒　天生絕對

紀載有益　稱名共知　信古信今

左旋右行　彭亨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一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三

甲子鄉試　卜將軍廟　樟栁神

人元　高俅出身　乘轎

安靜不擾　火浣布　巽産

小物　昇平盛事　蕭翼計賺不足信

經禮補逸　錢背文　卷軸葉子

渾脱取義　本相畢露　轉變操持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十四

澄清保障　遲速有時　踰墻高隱

夏正周正　僞書　朱仙人

救生船　龍生九子　重瞳

禹步　樂經笙詩無傳　生物肖形

温泉　賓祐登科錄　麒麟

四載　不可以理測　花神廟

試士場期　格五　是非不明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五

盲目不盲心　遲速有候　學問從患難生
天雨物　蚊母　飲酒賦詩
五經博士　正統論　長人短人
訛傳采秀女　死所　五岳搜捕
月令　稗官所祖　石栗
幻惑愚人　心敝鬼攝　求福之惑
饗奠祭　祖有古風　薛義兒
三尸　避諱　秦墓
真隸八分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六

終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七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八

終

書隱叢說目録

卷之十九

吳郡張若遷刻

書隱叢說卷之一

吳江袁棟漫恬著

○盈虛消息

一部易經只是盈虛消息四字上而天地陰陽四時日月下而昆蟲草木器用菽帛以至人生之生老病死世事之循環往復其象莫不著於易莫外乎盈虛消息之間善讀易者得其大意擴而充之裕如也

○性理之祖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數語實爲宋儒性理之祖

性善

孟子言性善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楊雄言人性善惡混劉向言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孟子乃探原之論諸子亦近似有理而未窮根柢若荀子性惡之言直爲憤世嫉俗之見耳

天人感應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廸吉從

逆凶惟影響見天人感應之理如是其不誣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直爲下乘說法耳禮者禁於未然刑者禁於已然釋氏之言近乎刑易書之言近乎禮吾儒不當惑於利害但日正其是非而已矣

是非利害

聖人計是非不計利害合于理者即無利亦當爲之不合于理者即有利亦不當爲上焉者知有是而不知有害也知有非而不知有利也庸庸者知利害而已是非亦因之而明下愚且利害之不顧也於是非乎何有

老氏嚴厲

老氏之言曰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人先何嘗不可服膺而佩紳但慈者即仁之謂也儉者即義之謂也不敢爲人先者即禮之謂也聖人五常煞有和平氣象老氏三言煞有嚴厲氣象

牛首蛇身

漢高祖龍顔陳霸先鱗身以其似者而言也上古牛首蛇身亦形似耳非眞牛首蛇身也牛首乃龍顔之類蛇身乃鱗身之類皮日休曰非形也象也

○學問境遇

人生學問當存比上不足之念學問無窮不妄自矜誇則行業日進一日矣人生境遇當存比下有餘之念境遇有數不慕貴求富則心境日舒一日矣反是則兩有所妨

瓏玲

韓昌黎詩用瓏玲字出楊子太元經亡彼瓏玲及法言瓏玲其聲甘泉賦和氏瓏玲藝苑雌黄謂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未明言其有所自也

寬靜退遠

人自處乎隘我自處乎寬人自處乎囂我自處乎靜

人自處乎進我自處乎退人自處乎近我自處乎遠寬謂器量靜謂心境退謂作事遠謂識見知此者自高出於人一等

忠恕

居心莫過爲巳甚作事莫恃才妄作處巳莫不近人情入世莫損人利巳守此可不戾聖賢忠恕之旨若矯情鎮物即賢者亦難免也況此亦强恕之事

無才是福

昔云女子無才便是德余更益一語曰男子無才便是福此才乃狡變之才非美才也若才德之才則美

才矣

杜語脱胎

杜詩送重表姪王砅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葢脱胎於家語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三統

伏羲建寅女媧建丑神農建子黄帝建寅少皡建丑高陽建子高辛建寅堯建丑舜建子夏后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各有意義秦乃建亥則恃才妄作矣且以閏月置於每歲之後漢初猶然非惟失三統之義

即置閏之法亦不講也或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或曰顓帝曆首亥未知然否

○夏時

夫子曰行夏之時可爲千秋萬世法漢太初以後至今不改惟新莽嘗建丑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三年即復改正唐武后永昌元年建子越十一年亦復改正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明年復改正循是而行萬世無獘

今不如古

厚於古者薄於今朴於古者華於今時勢使然也文

章自左國而史漢自史漢而八家自唐而宋元明曰薄一日詩歌自風雅而騷自騷而漢魏自漢魏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曰薄一日書法自古篆而小篆自小篆而八分自八分而楷自晉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曰薄一日詩餘自六朝而唐自唐而宋自宋而元明曰薄一日八股制義自宋而明自明迄今亦曰薄一日惟衣服之美飲食之侈地所不能得者必欲致之俗所視爲常者必欲更之則曰華一日矣吁由厚而薄者或諉於時勢由朴而華者獨不可安於義命乎

毀逆閹祠

京師海岱門內智化寺後殿乃明英宗祀逆閹王振者錦衣玉帶香火不絕至今猶然乾隆七年二月御史沈廷芳奏毀之與前臺臣張瑗奏請削平魏忠賢墓事同忠賢戮尸之後雖未嘗葬一敦之下褒貶之義昭然矣

用古語

青出於藍氷寒于水語出大戴禮荀子用之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語出禮含文嘉管子用之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語出淮南子諸葛武侯用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語出慎子唐代宗用之先憂事

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語出大戴禮范文正公用之

鄘栢絜

穆天子傳有鄘栢絜註云鄘國名栢爵絜名古伯字多以木路史國名紀有鄘國鄘音培

南無

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希通錄云南謨音無乃胡人之拜拜佛而誦其號故併錄之佛經往往以南無冠於諸佛之上者此也

春秋少陽篇

雞肋編云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不知何書道山清話云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陳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於秘閣取此書尋檢果得之然則此書宋時尚有及見之者大約貯於秘閣而不傳於民間也春秋少陽篇乃緯書中之一種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獲雋者五十人一等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葇馮朂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

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釚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龎塏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髙詠龍燮邵建平嚴繩孫乾隆丙辰十月名試僅得十有五人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二等楊度汪陳兆崙劉玉麟沈廷芳夏之蓉汪士鍠陳士璠齊召南周長發程恂丁巳七月補考復取四人一等萬松齡二等朱荃洪世澤張漢

脫胎國策

司馬相如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四語葢脱胎於國策中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等語也

○學校

井田封建三代之制不可復矣井田難復以宇内人滿之故封建難復有指大于臂之患所存者學校耳上責以文而下以文應之上責以實而下以實應之所關豈淺鮮哉今世雖尚科名司鐸者當以實學訓勵諸生毋徒視爲具文其法莫如奬其馴良警其浮

惰爲先自日異月遷蒸蒸向善矣然其原又在乎司鐸之得人爾

今不古若

古有肉刑今已廢古有七出之條今不行古則爲毋齊期而今加重然肉刑已廢尚有寃於狴犴者七出不行尚有薄于伉儷者毋服同父尚有衰於禮制者今之不古若也甚矣

〇民蠹

大凡人有六等士農工商爲四民四民之上爲仕宦四民之下則廝役皆有所事事惟有一種游手好閑

之輩上不能仕宦下不能厮役雜於四民之中不爲四民之事游蕩成風呼朋習匪此爲民之蠹也臨民者宜以此種爲急務

一納民軌物

人之心思耳目不可使其無所寄無所寄則必生巧侈邪僻之智敬姜曰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蓋謂此也人家子弟無所作爲游手好閑三五成群言不及義繼且行不及義是在爲父兄之責也臧僖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納字最妙父兄納子弟於善則善矣故不論士庶之家六七歲時且從師讀書上

者明達義理有聞後世中者掇科取第顯親揚名下者束縛規矩猶不失爲治世之良民安得驅游手好閒之輩而盡納之於詩書琴瑟之旁乎

齊之逐夫

呂望爲齊之逐夫見於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說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及類林史註鶡冠子注諸書太公少壻馬氏老而見去國策註云不經見何歟

詩文境界

詩文境界疎闊閫奥深邃入門雖易登堂甚難入室更難矣若四六詩餘諸體境界迂僻閫奥顯淺入門

似較難但能登堂者易于入室也俗語云圍棋易學難髙象棋難學易髙信然

誣告反坐

州縣訟牒律有誣告之罪有司不遵其法遂至奸巧百出詞訟紛紛詐僞者倖勝樸誠者自危若加以反坐之罪無所徼倖則獄訟日衰而民俗日淳矣

稗官有本

錢氏私誌載徐神翁云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施耐菴水滸傳誤走妖魔本諸此也其呼保義玉麒麟諸號本於癸辛雜識雖稗官亦不可

無本

材質不同

枚臯應詔而奏賦相如含筆而腐毫薛道衡蹋壁而卧搜藻廷碩占授而腕脱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李思訓經年之力吴道玄一日之功王璘半月萬言速賈島三年十字遲閉門覓句陳無巳對客揮毫秦少游材質之不同若是

韓衮狀元

韓昌黎一代名儒其孫名衮者懿宗咸通七年狀元及第人罕有知者甚矣科名之不足重也

丈人泰山半子布代

爾雅稱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或稱婦公或稱婦翁若丈人本尊長之稱不必婦翁也而世人稱妻父曰丈人出史記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又柳宗元稱妻父楊詹事爲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又曰泰山本張說壻鄭鎰因說爲封禪使而加職事自稱曰半子出唐回紇傳令壻半子也俗名曰布代馮布妻父每有事輙呼曰布代焉或云有女無子恐世世代絕招壻以補其代故曰補代然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裴松之注三國志言獻帝舅董承于

獻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岳壻丈人之名自漢晉已然不始於唐

少累潛心

凡人好學者雖其性使然大約少累寡營故得潛心向裏古來攻苦力學往往出於寒儉者居多劉伯芻貸鬻餅者以萬錢則云本流旣大心計轉粗由是不暇渭城之曲矣

地理論辦

地理之說乃山川融結之處自有一種天然氣象龍盤虎踞帝王都龍飛鳳舞到錢塘是也但地地是天成

于人力無涉處累仁之後有興王之運雖布衣崛起
居然端冕以居之無綿延之運失保邦之略雖奕葉
皇王不免下殿而出走自古帝王建國都邑屢遷無
不是興隆之地咢器屢易無不是興隆之人然祖宗
于此而得者子孫即于此而失末主於此而失者開
業即于此而得都城如故宫闕不改而人移物換矣
信哉地是天成于人力毫無干涉也荀悅曰甲子昧
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旨哉言乎邦國如
是家宅亦然大厦名園高堂曲室或居之而累世享
其成或居之而轉盻易其主或居之而期頤者相後

先或居之而死亡者不旋踵乃德與命之所致豈關乎門户向背之瑣瑣哉陽宅如是陰宅亦然得吉地者若有天助得凶地者若或使之或因此而有公侯將相亦家運使然即不幸而食貧居賤亦非人力可却且地氣亦時有轉移吉者變而爲凶凶者變而爲吉豈尋常意計之所能料哉今人不明往往依托地師擇地彌年將以邀福不知福是天生豈可邀得知命者不邀福也如人家子孫當出富貴自遇富貴之地當出貧賤即遇好地亦葬不成況庸庸地師毫無成見今日言是明日言非易一師而言是更易一師

而又非窮年累月皇皇無定于心安乎更有一等狗
于俗見乃曰盡人事以待天嗟乎人事之當盡者亦
多矣不從事於平日居家待人孝弟忠恕數大端而
乃以渺茫不可知之禍福爲憑乎吁亦異矣故建陽
宅者當以現在地勢方向所宜在乎貫串通達爲主
不必以南窓北戶爲拘拘也擇陰地者當以地形高
燥及無口舌是非之地爲主不必以貴秀財丁爲兢
兢也况父母已歿入土爲安此是安父母不是蔭子
孫以現在雙親已朽之骨竭力經營博未來子姓不
可倖得之福智者不爲也若酷信風水將已安之骨

再爲遷葬者尤屬不經之甚故曰知命者不邀福也

受命于天

今人往往酷信時日小有作爲即檢看日之宜忌不知人生貴賤窮通天定者勝人若曰人定勝天在乎修德行仁以逆天休耳豈在一時一日之間哉人將受命于天耶抑受命于時日耶自術家避忌百端使人手足無措吁人不以大是大非爲束縛而以小禍小福爲束縛其亦不思甚矣

○趨吉避凶

趨吉避凶乃言理之順逆順于理者雖可避而不避

天必諒之不幸有禍無愧于心無愧于天豈曰凶乎逆于理者不當趨而趨天不祐之幸而獲福有愧于心有愧于天豈曰吉乎況順理者必有償於後而逆理者已害伏於初乎

○天命不假

秦趙高簒位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簒位入宮其床忽陷梁侯景簒位御床陷地明李自成簒位登殿輒目眩頭楚信矣天命之不可假也如是

○楊玢達識

唐楊玢歸里爲鄰侵占地界玢謂子弟云試上含元

殿基望秋風秋艸正離離可謂達矣李徳裕平泉記曰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一讓於生前一爭於身後奚啻霄壤

○佛語合儒

佛經言果報事大都荒遠然經有云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此二語與吾儒盡其在巳之旨脗合

風月三昆

松竹梅爲歲寒三友以其節操同也吾于春得蘭之清而香焉于夏得蓮之淨而直焉于秋得菊之逸而

蒼焉欲聯之爲風月三昆曰孟蘭仲蓮季菊云然于歳寒一時之中已得三友春夏秋三時僅得三昆亦可見繁華之子不勝其纍纍而無所當矣

說郛

陶九成所輯說郛及陶珽續說郛共一千二百五種瑣記雜說無微弗録惟卷帙浩繁節畧爲多然全本幸存者固無足慮全本已失者正幸嘗其一臠爲之擷芳而取菁也古云存什一於千百不信然耶周櫟園云金陵冠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今坊刻多逸去

○不作佛事

人家喪中必作佛事通俗皆然有心知其非者亦耻過而作之甚而笙管箏琵侈聲靡漫名曰佛戲喪不哀戚佛不清淨莫此爲甚家君力學有年動以昌黎韓子爲師居喪不作佛事雖招衆尤不恤也以此立教毋乎子孫并一切祈禱諂祭之屬屛絕弗爲非識力兼到者其孰能之求之古人中已不少槪見矣

屛絕祈禱

今世祈禱之事疾病則保福於廟禱獻于家求財則祭五路舉子則齋監平聲生年終則獻家堂誕辰則齋

星官嬋姻則待佛新喪則接靑起造則避忌居平則
滛祠賽願凡此種種俱福田利益之類家君一切屛
絕所祀者祖先而外惟竈及中霤而已謂其有功德
于民者當祀之也其不祀者非分不當祀即義不當
祀也

深山焚脩

佛教之立也總使人除却貪嗔癡三字不爲無益於
塵世但無人倫之懇至所以止宜深山焚修不宜混
入塵市恐人之暗昧者多趨于福田利益之途于貪
嗔癡毫無關涉耳

淫祠

今天下淫祠甚多所謂淫祠者淫昏之鬼淫溢之祀凡不當祀而祀者皆淫祠也分不當祀尚謂之淫祠況義不當祀者乎

千家詩

村塾中所習千家詩後編詩四句云一團茅艸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煖烘烘余幼時即極訝之及觀許彥周詩話云嵩山法堂壁間有此詩司馬溫公書於旁云勿毀此詩想公亦有感於此詩爾知後之編入者以此也

○豐縣石龍

豐縣有華山乾隆年間土人於山上鑿石得一石匣無縫天成破之中有石龍一枚色紫赤鱗鬣爪牙宛然畢具百姓爭觀稍致毀損今存縣庫中前任豐縣令王錫爲余具說家語魯大夫土缶中獲羊孔子曰土之怪曰羵羊木石之怪曰夔蝄蜽豐縣之龍其夔蝄蜽之屬乎

體物不遺

鬼神之事實屬窈冥疑有疑無紛紜莫定若以爲有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也若以爲無則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凡迹必有可見而造化之迹不可見而可見可見而不可見人生天地間不過理與氣而已天地亦理與氣也鬼神亦理與氣也以理言之幽則有鬼神是也以氣言之呼吸之間有鬼神是也大凡順于理者即爲正氣逆于理者即爲戾氣正者以和名和佑于理與氣者即佑于鬼神也戾者以逆致逆反是即看人身中飲食調和心慮公平便覺血脈融暢夢寐安適小者如是大者可知近者如是遠者可知故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總不外乎理與氣二者認

得體物不遺四字則或有或無可以立辨矣

精氣爲物

凡物皆有精氣精即理也氣則氣也有精氣者則爲鬼神上天雷霆風雨必有主之者主之者精氣也祀上帝于圜邱乃祀上天之精氣耳非真有如道家所謂玉皇上帝儼然冠帔以臨者也后土及山川五祀莫不皆然令人動輒塑像則惑之甚矣古昔聖賢死而謂神者亦謂其精氣常留于天地閒也故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亦祀其精氣耳非真謂昔聖昔賢猶然享食民閒也明于精氣爲物之說可以解世之大

感

一氣感通

祭祀祖先亦謂祖宗精氣所存水源木本一氣感通耳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也天地山川亦是將吾一片至誠一氣感通故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仁孝不至則至誠不能感通何享之有而諂祭淫祀可知矣

生死聚散

人死有鬼乎曰無有也人生在世一身之氣聚則生散則死此氣雖常存於天地間聚于前者散于後散

于彼者復聚于此但既散之後此氣復歸鴻濛與大氣攪和焉得一人有一鬼猶如燈火初滅時烟氣熏微猶是此燈之烟少頃則不復聚矣不復聚而與于萬燈之烟相和又復誰辨其爲此燈之煙耶所以人初死時尚未凈盡到後歸於大造即屬烏有

伯有爲厲

伯有爲厲之類取精多而用物宏亦其精氣遲散或能團結總屬偶然之事久後亦散不則或有邪氣相托而然耶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非謂鬼物也天地正氣既能生人邪氣獨不能爲厲耶若是爲厲而能

久者即屬怪異且必變態不常決不是此人之鬼久能爲厲也

游魂爲變

天地之氣聚而人生散而人死再聚則又生人但後之所聚非即前之氣也氣是混茫的物聚千萬氣爲千萬人既散之後千萬氣合爲一氣就一氣中又分千萬氣而生千萬人焉得謂後氣即前氣後人即前人猶如鉄冶鑄物鑄成爲刀爲釰不一其形及至還爐時將刀劍諸形一歸大冶刀劍攪和無復辨識然後再鑄成時依然又成刀劍豈得謂今之刀即前之

刀所成今之劍卽前之劍所成耶故釋氏輪迴之說
卽大冶之義然必曰某人托生爲某則造化之氣拘
隅不通矣晉唐小說或有身記前生之事如羊祜顧
況幼子等未必信然卽信然矣亦屬偶然謂之怪異
可也怪異者非常有也豈可以不常有而偶見之事
爲憑乎哉只將游魂爲變變字解差了變是變化之
變不是變現之變

形聲怪異

人家往往有形聲怪異之事動曰鬼神此非鬼神也
乃邪氣耳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凡陰陽不正或

有所偏或有所感俱成怪異非眞有面目猙獰手足殊形之鬼佈滿人室屋間也有所偏者或陽明太盛如人家園亭無人來往陽氣無歸納往往多怪異或陰暗過盛如人家暗室不開及停柩日久陰氣不通達往往多怪異是也有所感者或家道不和乖氣致殃或地氣不和艸木爲妖是也故怪異之生都由氣來偶有形象著見亦如正氣生人之有形但邪氣恍惚莫定非如生人之正體常住也有所偏是不和所致有所感是不正所致但當以正氣和氣消之耳此言是實在之言並非頭巾氣也

氣以成形

吳江吳氏墓上有石馬年久䖍盜田中稻爲人傷頸後不復見同里鎮何氏墓上有碑趺盜稻爲人椎去其首又麗氏門首有石狗埋于土中其首稍出地上人踐之光澤月夜往往鬭吠聲有人以泥涅其面自後無敢此類他處頗多夫成形之物爲日月精華所爍風雨元氣所呵故爾聲形或異即所云氣以成形也然所受者到底戾氣非正氣故時隱時見耳

鬼由心感

石晉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

之既醒而悔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謂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療妬羹傳奇中狗才家婆事用此有僧人入暗處誤踏茄子心疑是生物中心懺悔夜即有叩門索命者迨曉方知是茄子也觀此可知鬼非真有乃心之所感氣之所感耳

。不食周粟

夷齊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昔人有譏其薇亦周薇者不知其不食周粟乃不爲周臣而不食其爲臣之祿故寧肥遯於野而食薇非眞終身不食米粟也餓死首陽乃窮約而死非真不食米粟而死也讀書拘於

字句往往如是閱程氏遺書伊川先有是說

甘羅不爲秦相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並未爲丞相其祖甘茂亦未嘗相秦也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蓋由杜牧之有甘羅昔作秦丞相之句遂以訛傳訛耳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北史彭城王浟傳云昔甘羅爲秦相知此謬循襲已久矣

虛文懺悔

佛教之入中國也幾千餘年以清淨寂滅爲教寓慈

悲度世之心其徒以福田利益之說轉相傳述惑世
誣民幾遍天下而愚者亦不知所謂淸淨慈悲之本
但欲以一日之施捨虛文之懺悔冀消無窮之罪業
夫佛何嘗不許人懺悔但當實寔有懺悔之心則可
令徒以虛文了事非惟前業不消後業又增矣

懺悔改過

懺悔卽吾儒改過不吝之意但改於行者不徒改于
言則不悔于心徒悔于口其可乎僧家往往以念經
消罪爲說夫念經消罪者猶吾儒讀書可以寡過之
謂也原要把書中道理合到自巳身上做實踐工夫

不是記誦之功即可以寡過念經亦然念了經要人自已變化氣質可以消罪若曰一念誦即可消罪是將驅天下之恣行不善者盡消於一念誦之中是作逋逃之藪開招降之路任人叛而降降而復叛則終無已時也豈道也哉

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雖由頓悟亦是鞭廹性靈使然豈徒貌襲哉貌襲者妄矣周處之爲善類是

上方山

吾蘇上方山舊祠五聖作威作福享獻日隆舉國如

狂康熙中巡撫湯潛菴斌毅然焚其像而除之昔人云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沉天師狄仁傑李德裕之毁淫祠並有許大識力者見或不真中或稍怯此定不能也上方山五聖或是五聖或非五聖總是邪氣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偶有靈動人或神之則遂聚而不散湯公一除之後終成寂寂由于邪不敵正故一攻即破耳邪氣之聚如人身榮衛不和有所團結以輔邪之藥治之則愈固結而不解所謂養成其勢也一服清凉散則杳不知其所之矣

○生契生稷

簡狄鳦降而生契姜嫄履武而生稷毛傳以高禖之
候解天命玄鳥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
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
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又以從帝嚳祀解履
帝武敏歆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
而見于天將事齊敏爲天所饗也此乃光明正大之
論鄭箋以吞燕卵踐神迹解之說宗史記實本詩緯
語出神奇朱子本義不取毛傳而取鄭箋未知何故
雖神聖降生或有殊異然正氣降臨畢竟光明正大
豈夜郎稟君等可比耶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謂山

川之正氣所鍾正氣謂之神非如世俗東嶽帝君托生等荒唐之說也

不餌五穀

吳江龔民瞻先生娶馮氏恬靜自處屛絕世味年六歲時忽有所感遂不餌五穀終年絕粒惟日供甘果少許而已于歸之後又閱六七載始終如是而歿迄無他異龔繼娶麗氏即余岳母之所自出也故余知之最詳明郎仁寶表嫂亦終身不喫飯云

聖人治生

釋氏無生道家尊生聖人治生無生者可無無一已之

生不能無天下之生尊生者可尊一巳之生不能尊

天下之生治生者可治一巳之生并可治天下萬世

之生

知處稍偏

夷惠何嘗不是聖人所以稍有偏處非行之未至乃

從知處源頭起見然猶是聖人中分别出来釋道二

教行處何嘗不至極而知處源頭稍偏即各立門户

扞格不入故學者工夫先從知處做起要緊

韞藉難能

牡丹榮辱志志花之亨泰有十二事中有妻孥不倦

子弟韞籍僮僕勤幹三者嗟乎豈獨花乎哉有是三者百事可爲其家必興然不倦與勤幹爲興隆之象人所易知猶人所可能惟子弟韞藉四字難知亦最難能

懶於修爲

地理之書始於黃帝宅經後有青烏子相地骨經及郭璞葬經其論山川向背高下陰陽儘有至理然今人必欲揣求美地以邀福曰是有地理也則人理之未講而求地理乎天理之不修而求地理乎懶于修爲勤于希倖人情大抵如斯矣

○病痛

漢匡衡疏有曰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數語說盡天下人病痛

緑沉

緑沉者緑色沉也或用鉄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或用屏風或用扇或用色不専指一物杜詩之紛紛致辯者可以息矣

書隱叢說卷之一 終